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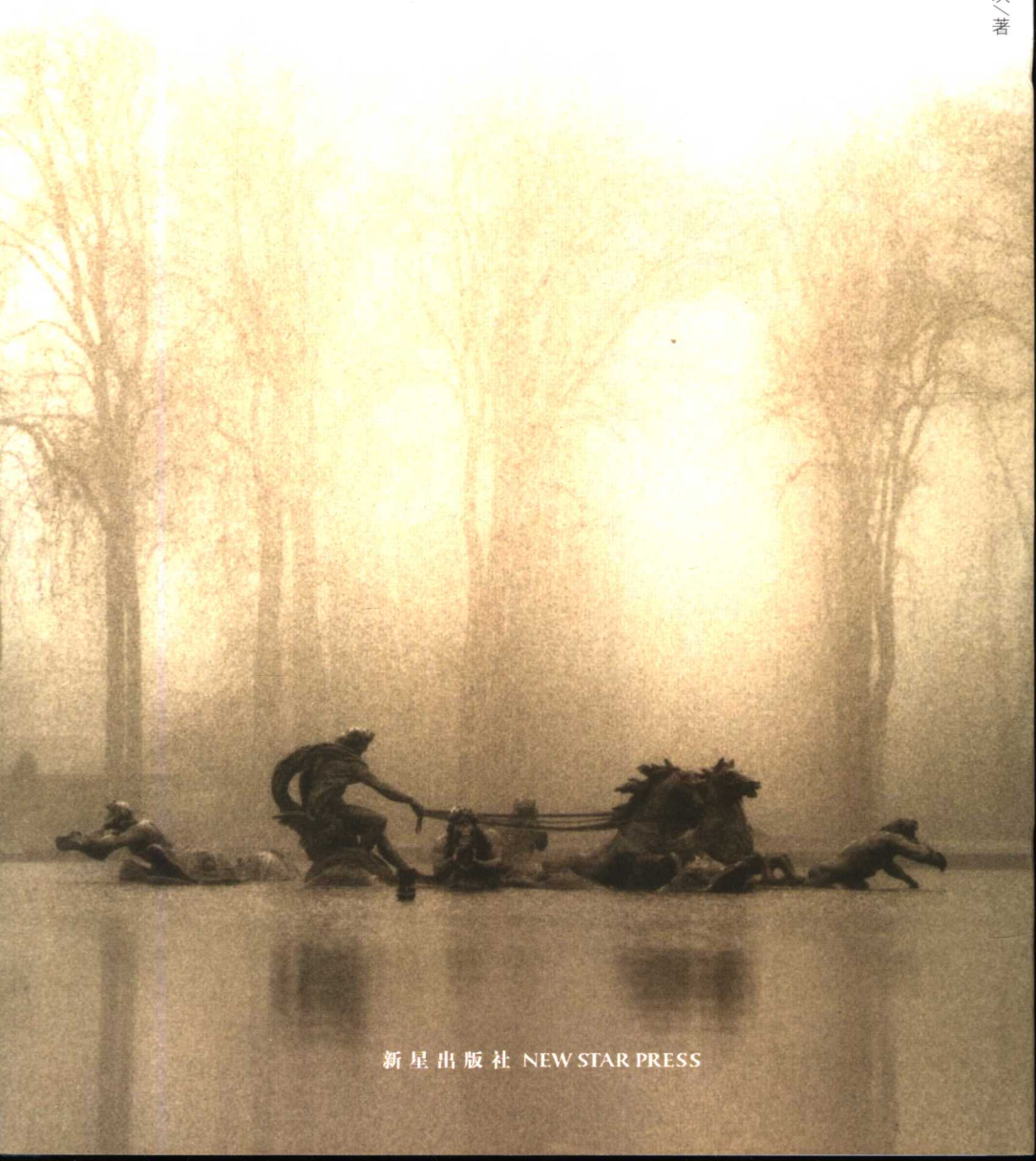
CHOPIN IN PARIS

肖邦在巴黎

浪漫作曲家的生活与时代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Romantic Composer*

〔美〕塔德·肖尔茨著
马永波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肖邦在巴黎

——浪漫作曲家的生活与时代》

(Chopin in Paris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Romantic Composer)

[美] 塔德·肖尔茨 (Tad Szulc) 著

马永波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肖邦在巴黎:浪漫作曲家的生活与时代/(美) 肖尔茨著;
马永波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225-048-X

I. 肖... II. ①肖... ②马... III. 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934 号

肖邦在巴黎——浪漫作曲家的生活与时代

著: [美] 塔德·肖尔茨 译: 马永波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王 梓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84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一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Chopin in paris: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Romantic Composer

by **Tad Szulc**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Chopin in Paris: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Romantic Composer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8 by Tad Szul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前 言

一位最杰出的演奏家曾说，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通过音乐向世界表达了他想诉说的一切。他的作品之深度和广度是非凡的，从爱到狂暴的愤怒，从快乐到无尽的悲哀与忧郁，从温柔到骄傲和蔑视。其中的美和魅力是空前的。不可预期性和神秘是艺术天然的组成部分，而他的音乐就富有这两种魅力，这往往出乎听众的意料之外。按照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他是19世纪最伟大、最具革新精神的钢琴家。而且，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师。

一个半世纪前，肖邦39岁去世之前，他的音乐就被人们无穷尽地赞赏、分析、喝彩、比较、批评、描述、讨论、解剖、研究和判断，而其作品的魅力一直持续至今。它不断地激起人们的困惑与珍爱，让人入迷，在今天仍和它最初问世的时候一样。

有关肖邦自己，他的音乐都说了些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哲学、心理学和美学问题。似乎很少有特定的曲目反映他自己的情绪，或者在创作的特定瞬间他的健康状况——加之事实上我们往往没有作品完成的确切日期，我们只知道，有时一件作品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完成需要数年时间。例如，有人认为，有些欢快活泼的马祖卡和波洛涅兹是他在病重或极度压抑的时候写成的，而充满悲哀与渴望的夜曲、叙事曲则是在他健康、愉快时所作。同一时期的练习曲和序曲在情绪上却与别的全然不同。

从人的因素来讲，在揭示创造的神秘，或者他主动向之屈服的神秘方面，肖邦本人的情况对我们是最没有帮助的。那么，弗里德里克·肖邦是谁？

我对这个天才人物的着迷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压倒一切的理由。我想以全新的角度——往往是用他自己的话和他身边人的话——来表现这个极其复杂的人，他的时代和快乐、挫折和悲剧、希望和失败、幻想和幻灭，以及他所遭受的惊人的生理与心理痛苦。

肖邦是个天才，在艺术上，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突破点，他本人也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人——他被一连串杰出的女性所热爱，最重要的是乔治·桑——在他的祖国遭受外族残暴蹂躏之时，他自认为是狂热的波兰爱国者，这些一直是肖邦传奇的一部分。严格地讲，这是真实的。同样真实的是，在与摧残他的可怕疾病抗争的过程中，他展示出了惊人的勇气、自律和意志的力量，以及非常独特的宁静、祈祷的心迹。

早在1830年，年仅21岁的肖邦最初踏上巴黎的土地，决心征服这个城市的时候起，报纸、杂志、书籍和当时的百科全书上、回忆录和书信中，用波兰语、法语、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写成的有关他的文字就难以计数。然而，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他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我一直觉得，由于人的维度的缺失，我不能真正理解肖邦。所以，我不是撰写一部从出生到死亡的传记，而是决定把笔墨集中在肖邦在法国度过的18年上，那几乎是他生命的一半，因为这是他在音乐和个人生活上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事实将证明这也是他在这两个方面最为成熟的时期），他和那个世纪最著名最有创造性的男人和女性并肩生活。它提供了众多杰出人物的性格画像——肖邦的朋友们，与肖邦在职业上有过关联的人们。而且我相信，他的交往圈子在艺术、为人和政治观念上的接近（就我所知，例外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在塑造当时欧洲文化的品质、界定其范围上起到了关键

作用：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拉马丁、德拉克洛瓦和海涅；弗朗肖姆、李斯特、柏辽兹、舒曼、门德尔松、贝里尼、罗西尼，以及银行家罗思蔡尔德家族。他们都是肖邦的朋友和熟人，外围甚至还有卡尔·马克思。《肖邦在巴黎》的意图就在于努力把握人的维度。

为了对肖邦时代的巴黎有切身的感觉，我八次访问了1831年到1849年间他居住过的地方。安汀路和夏洛蒂宫仍和当年一样；巴黎没有太大的改变。从同时代的素描和绘画上来判断，他住得最久的奥尔良广场看起来和1840年代一模一样。他去世的地方，旺多姆广场，那里的建筑也没有改变（尽管现在的地址面向对面的丽兹酒店）。安德烈·卡斯特罗特的《巴黎的伟大世纪》、詹姆斯·H. 约翰逊的《倾听巴黎》和丹·霍夫斯塔特的《一件艺术品的恋情》，都增加了我对当时巴黎人生活和文化的了解。我还访问过诺昂，那是乔治·桑在乡村的家，距离巴黎两百英里。

在打定主意写肖邦传的多年前，我去了华沙附近的兹拉佐瓦·乌拉，肖邦的出生地，去了马略卡岛的瓦尔德摩萨修道院，肖邦和乔治·桑在那里度过了可怕的五个月。那些意象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虽然萨克逊宫消失了，可肖邦的华沙在外表上基本没有改变，有的部分在二战后重建了。维也纳仍是维也纳。在伦敦，肖邦住过的建筑物中有三分之二仍立在原处。

因而，这是肖邦和他朋友们（还有敌人）以及同代人的故事。这不是对肖邦音乐的研究，因为我既不是音乐家，也不是音乐研究家——因为他的音乐受到了几代杰出作曲家、演奏家和批评家的大力关注，从李斯特、舒曼和柏辽兹，到威廉·凡·伦茨、弗里德里克·尼克斯、布朗尼斯拉夫·爱德华·赛多、阿尔弗雷德·科托特、亚瑟·赫德利、吉姆·萨姆森、让-雅克·埃热尔丁格、查尔斯·罗森、克里斯蒂纳·克比兰斯卡等。他们的著作让我得以把肖邦和他的生活与音乐结合起来。当然，我从中学到了很多。

肖邦的生活在几条并行且时有重叠的轨道上运行：他的音乐，他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他与家庭的个人关系，与女性（最引人注目的是乔治·桑）和朋友们的关系——还有他的波兰性格和爱国主义。我发现，避开分类式的判断是明智的，比如，对肖邦与乔治·桑失和的指责；早先的有些传记作者就着重选择了这一方面。值得赞赏的是，作为乔治·桑最好的传记作者，安德烈·莫鲁瓦坚持让历史说话，他开了个很好的先例。有足够多的材料让读者就这份充满情感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

虽然有关肖邦的著作卷帙浩繁，可我吃惊地发现，很少有传记研究让人满意地、清晰有效地传达出肖邦的个性。也许最重要、最有用、最有见识的是尼克斯的传记，最初于1902年出版于伦敦，以及泽林斯基1993年在华沙出版的传记。肖邦最初的传记作者，马塞利·安东尼·肖尔茨（遗憾的是和我没有关系），1873年在波兰的波兹南出版了他的著作。尼克斯和肖尔茨的优势在于他们认识肖邦的一些朋友或熟人，与其中一些有过通信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信心——和我整个对肖邦时代的发现之旅——寄托在肖邦本人与他在波兰的家人的通信上；非常有限的存留下来的他和乔治·桑的通信；肖邦与朋友、熟人、出版商、银行家、商人和“地址不明”者的通信；乔治·桑与自己家人和大批朋友的通信；还有非常重要的，这三方有关肖邦和乔治·桑的通信。

同样重要的是回忆录和日记，从乔治·桑的洋洋四卷本《我的生活故事》开始（她的许多小说中都有自传性质以及与肖邦有关的线索），1830年代初期肖邦的24页日记，以及十分熟悉他的人的回忆录。其中突出的有他的华沙朋友尤金纽兹·斯克罗斯基的日记；肖邦几乎与之结婚的玛丽·沃德津斯卡的妹妹约瑟法·克斯基尔斯卡的日记；肖邦童年时的朋友约瑟夫·布佐夫斯基的日记，他也是一位音乐家，肖邦在巴黎成长经历的见证人之一；以及来自战火撕裂的华沙的流亡者克莱门蒂纳·坦斯卡·霍夫曼的日记，他后来成

了巴黎的波兰流亡者的编年史作者。埃热尔丁格编辑的《钢琴家与教师，学生眼中的肖邦》，收集了价值无量的肖邦学生的回忆录，其中描述了他的性情，他的教学方法和风格。

德拉克洛瓦的《日记》深刻阐述了肖邦对艺术、哲学，甚至科学的思考。作为亲密朋友，十多年中，他们经常碰面，对这些主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与交流。

但是，肖邦与乔治·桑的通信提出了一个折磨人的问题：那就是它令人痛苦的不完整。在他这方面，在总数可能超过 1000 封的书信中，大约有 400 封信和便条（有的只有一行字）保存了下来——尽管他声称最讨厌写信了。肖邦写给他在华沙的父母和姐妹们（后来还有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的信最能揭示他的思想、性情和观念。其中有许多写得非常长，它们生动描绘了他在法兰西（和更早在维也纳）的生活，充满了对社会、政治和闲言碎语的辛辣讽刺。

但是，在 18 年间，它们中只有 47 封保留了下来。例如，1826 年、1827 年、1833 年、1834 年，以及 1837 年至 1843 年之间（他与乔治·桑生活的高峰期）都没有家书留下，1832 年、1835 年、1836 年、1848 年和 1849 年（他去世的那年）每年都只有一封信留了下来，从 1848 年起只有两封。肖邦通信的研究权威，克里斯蒂纳·克比兰斯卡指出，从肖邦父亲的书信可以推出，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位作曲家至少还写了二十多封信。同样，肖邦家人（都是热衷写信的人）写给他的信中，1830 年、1838 年至 1840 年、1843 年、1846 年和 1847 年，都告阙如。阅读现存的书信，你会痛苦地意识到材料方面的巨大空隙，构成了试图复原肖邦生活上的困难。

他写给家里人的信大部分在 1863 年 9 月 19 日被烧毁。为了报复对华沙俄国总督伯格伯爵的炸弹袭击，俄军放火焚烧了市中心的扎姆伊斯基宫，袭击就是在这座建筑前面发生的。伊莎贝拉和安东尼·巴辛斯基，肖邦的妹妹和妹夫，在宫中拥有一个房间，他们在肖邦的姐姐死后继承了肖邦的家信，他们所存大部分书信都随着肖

邦的画像、家具和其他东西一起化为飞灰。肖邦的外甥安东尼·尤得泽耶维奇写道，能有书信保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家人写给肖邦的大部分书信，在他死后由珍妮·斯特林，他的苏格兰“正式遗孀”，送回了华沙，这些信一定也是在类似情形下被毁的。

据估计，肖邦和乔治·桑之间交换了有400封信，存留下来的有他的23封，有她9封。然而，我们拥有的他们的告别信，是在1847年初写的。路德维卡·尤得泽耶维奇，肖邦的姐姐，在他临死前一直守候在他床边，据说是她把乔治·桑的大部分书信带回了波兰，出于不明原因，把它们留给了当地的朋友。乔治·桑的朋友，小说家大仲马随后拜访了那个地方，得到了那些书信（也是原因不明）。他把它们交给了乔治·桑，后者则烧毁了书信。肖邦写给乔治·桑的女儿索朗热·克莱桑热的21封信、她写给肖邦的7封信被保留了下来。

幸运的是，肖邦写给他 在巴黎亲近的波兰朋友沃伊克·格里兹玛拉和朱利安·方塔纳的信都留存下来了，这些信在理解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和演出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乔治·桑写给格里兹玛拉的信也是如此。

这些信、回忆录和其他材料放在一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得以复原肖邦的个人情况及其所处环境。许多信件，尤其是闲聊的信，让人产生了正在倾听偶然的闲散谈话的幻觉——有时我就有这种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够接着提出问题，不能了解更多，不能发出挑战 and 澄清，让人感到多么沮丧。这是记者和传记作家的梦想。

应该注意的是，大量的现存资料是用波兰语和法语写成的，除了有些书信的片段，大部分以前没有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语言。由西多编辑的两卷本肖邦书信集，是由波兰语和法语（书信集是面向波兰读者的，所以还附有法语的波兰语译本）写成的。尼克斯把一些重要的肖邦和其他人的书信翻译成了英语，还有少量的日记。就我

所知，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波兰语日记被翻译过来。

这说明了为什么我决定在书中不列入注解：所有来源和出处都在文中指明了，还有上述开列的最杰出的肖邦研究家和参考书目。

在一生的政治和政治传记的写作后，为什么我会对肖邦发生兴趣，为他立传？简短的回答当然是，在我看来，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合适的肖邦传记，我觉得，在接近他逝世 150 周年（1999 年 10 月）之际，已经到了作出新尝试的时候了。我希望自己恰逢其时。

但是也存在若干非常个人的原因。我父亲的祖父是个业余钢琴家，肖邦的崇拜者，儿时在华沙，我当然听过大量的肖邦音乐——这些音乐印在了我的潜意识之中。我也有幸认识了最让人愉快的亚瑟·鲁宾斯坦，他是我们家族的朋友，是当代最伟大的肖邦演奏家，我聆听过他本人的演奏和录音。还有一个个人想法：我妻子和我度蜜月时，在纽约的芒特科斯克一所大宅的书房里，听一位亲密的老朋友演奏了几小时的肖邦。回想起来，也许我命中注定要作此尝试，让肖邦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目 录

前言	1	
前奏曲	1	
行板：1810—1837	9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36	
第四章	44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6	
第七章	75	
第八章	86	
第九章	98	
第十章	106	
第十一章	122	
回旋曲：1837—1847	133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67
第十四章	181
第十五章	198
第十六章	212
第十七章	221
第十八章	233
第十九章	255
第二十章	275
第二十一章	299
第二十二章	315
尾声：1847—1849	347
第二十三章	349
第二十四章	363
第二十五章	387
后奏曲	407

前奏曲



18³¹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二下午的晚些时候，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六个月前刚刚过完他的21岁生日，进入了伟大的巴黎城，决心征服它——并准备远在老年降临之前安宁地死去。两个预言都将应验。

随同其他15名旅伴，肖邦乘着拥挤不堪的公共马车，从斯特拉斯堡抵达，结束了两个星期筋疲力尽的旅行。在此之前，他先到了德国的斯图加特，他是第一次造访那里，他以“活尸”的字样描绘了旅程中的窒息感。

纤细、苍白，身高五英尺七英寸，有着几乎女性一般的蓝眼睛，金黄的肤色，弗里德里克·肖邦，1810年出生于华沙附近的一座农村，是在波兰定居的一个法国人的儿子。现在，肖邦，这位音乐天才，又将把波兰带给法兰西，直至呼吸停止前的片刻他都一直是无可指责的波兰人。

1830年11月2日，在离开故乡华沙前往维也纳、德国和巴黎的前两个月，“弗里塞克”（家人和朋友中使用的弗里德里克的简称）写信给他最亲密的朋友：“我认为我离开是为了永远地忘记故乡；我认为我离开是为了死去——死在别处，而不是死在一个人生活过的地方，那该有多么令人不快。”

他是个彻底的波兰爱国者，灵感充沛的波兰音乐的浪漫诗人。他7岁时就写出了第一支波洛涅兹，15岁写出了最初的两首马祖卡。然而奇怪的是，肖邦从来没有回到他的祖国，这是一种深思熟虑而未加解释的选择。

恰当地说，肖邦对巴黎的最初印象带有一点波兰色彩，古怪而温暖的迹象：当落日的红光照亮巴黎的时候，公共马车被两匹强壮的汉诺威马拖曳着，抵达圣莫尔山顶的村庄，在作曲家贪婪的眼前展开了一幅令人目眩的壮观景象。毕竟，他正在注视的是“世界之都”，被塞纳河一分为二的巴黎，在那之外，是蒙帕那斯的左岸山。

十分钟后，马车驶入了圣马丁门，那是通往巴黎的一个门户，也是一个有城墙的城市。从车身右侧的小窗向外看去，肖邦能分辨出一个方形建筑的轮廓，上面覆盖着花花绿绿的海报，那是圣马丁门的剧院，当晚公告的演出是《斯坦尼斯拉斯的老年》，一个令人流泪的荒谬的波兰史诗。

肖邦可能没有认识到，在他抵达巴黎的时候，1831年秋天的法兰西爆发了巨大的亲波兰情绪。9月初，华沙被围攻的俄军占领，这标志着英勇然而领导无方的九个月的民族起义宣告终结，起义的宗旨是反抗自维也纳议会（1815年）以来沙皇对波兰的统治，也标记了拿破仑时代在欧洲的结束。作为君主国家，从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波兰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它的反抗得到了大多数法国人的强烈支持。

1830年7月执政的自由法国立宪君主政体失败了，它对起义的支持导致巴黎发生大规模的亲波兰骚乱。在肖邦抵达前一周左右，一场同情波兰的演出在圣马丁剧院举行。它的起因是9月8日波兰沦陷的消息，以及法国外务大臣在会议上宣称“华沙现已恢复秩序”的冷嘲热讽。

并非只有法兰西背叛了波兰。在罗马，教皇格利高利十六世在一封通谕书中谴责了他们，把这些自由战士描绘成“阴谋家和谎言的散播者，在这个不幸的时代以宗教为名，来反抗国王的权力”。因为教皇的权力在整个意大利都遭到了反抗者的挑战，格利高利十六世把从波兰开始的全欧洲的起义，都看做是现存秩序所面临的迫近的危机。奥地利自然站在了它的俄国同盟者一边。当华沙爆发起义的时候，肖邦正在维也纳，他发现自己连同那里的波兰同胞一起，实际上一夜间就被排斥在外了。

尽管肖邦一年前就离开了华沙，确信他的音乐事业只能在西欧，尤其是在巴黎开花结果，民族起义和它的最终失败无疑是他决定永远不再踏足波兰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借口的话。他于1831年